

731.228
661

敵情研究

密

國民政府第三軍事委員會編印

第三期

敵情研究第三期目錄

敵政府對政黨方策的檢討.....(一)

——國民總動員失敗之一考察——

日本國民生活的惡化.....(一八)

所謂「東亞新秩序」與敵國外交方針.....(二四)

附。

敵之「奧亞院」官制.....(三四)

敵國大事誌(自三月六日至三月二十六日).....(三七)

敵情研究目錄

731.278
661

一、本刊原名爲「敵情研究資料」，今以其內容與性質關係，改爲「敵情研究」。今後擬定每十日出版一期，遇有特別問題，隨時增刊。

本刊專登各高級機關及各級政治部作爲研究敵情之參考資料，唯內容有時含有機密性質，閱後敬希嚴爲保存。

三、本刊本期以最近辦公地址遷移關係，故出版較遲，特此聲明。

敵政府對政黨方策的檢討

——國民總動員失敗之一考察——



- 一、敵軍部與政黨的對立之史的發展——「九·一八」以後軍部擅權——「五·一五」以後政黨失勢。——齋藤以後諸內閣均爲軍部所挾制，排斥政黨政權。
- 二、近衛內閣的重要使命在融和內部對立——侵華戰爭中政府之苦悶——舉樹一致內閣不如政黨內閣，不得政黨的擁護。
- 三、近衛內閣爲緩和政黨對政府的衝突，謀國民總動員的實現，三次官製新黨運動，均歸失敗。
- 四、近衛內閣國民再組織運動之動機，經過，及其失敗之原因。
- 五、有馬農相的國民再組織的新企圖——日本革新農村協議會等的產生及其夭折。
- 六、平沼尊重政黨的欺騙言詞。
- 七、平沼內閣，在事實上未嘗尊重政黨，亦無尊重政黨，恢復憲政的可能，但爲要籠絡併利用政黨，對之取一時的妥協態度。
- 八、平沼內閣欲從觀念上去改造政黨，使之法西斯化，但結局亦惟有失敗。

A964573

(17)

(一)

由於歷史的發展所規定，日本資本主義基礎構成，還保存着強固的封建性，因之反映到政治上的現象，便是自敵國憲政確立以來，代表資本主義的政黨和由薩長閥派演下來的，代表封建勢力的軍部，不斷地作激烈的鬥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資本主義達到了圓熟的頂點，於是政黨的勢力隆盛，而軍部慘遭裁削。然而到了一九二九年，泛濫全世界的大經濟恐慌，將日本資本主義轉入於漩渦之中，使日本陷於貧困和不安的深淵裏，這時軍部也隨着資本主義的成長及動搖，滲透了資本主義的因素，種種地走向法西斯化，於是所謂「滿洲事變」因之而起。

因爲「滿洲事變」對外侵略的僥倖成功，更啓發了軍部法西斯對內統治權奪取的欲望，於是縱使暴徒，刺殺政黨內閣的首相犬養毅，造成了所謂「五·一五」事件。犬養毅的被刺，同時也就是政黨政權的被剝，嗣後代犬養內閣而起的齋藤內閣，以至於最近的平沼內閣，都是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實則無非是爲軍部所左右所利用的傀儡內閣而已。雖然在各內閣成立之初，未始沒有意思來抑制橫暴的軍部氣焰，緩和軍部和政黨及其他方面的對立，可是結局都不得不陷於失敗。如岡田內閣時，對於右翼革新派並未彈壓，却釀成「二·二六」之大流血事件；廣田內閣時，民政黨議員濱田與陸相寺內，在七十屆議會席上，正面衝突，互相斥責，聲色俱厲，祇差沒有演武；而林內閣時，竟至解散議會，終於自己不得不被迫下台，造成短命內閣。是則軍部和政黨的對立，非但不能緩和，反而日趨激化了。

。所以這時期的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其惟一效能，無甯說是在於排斥政黨政權。

可是既成的大政黨，如政友會和民政黨，究竟有它悠久的歷史，有它強固的基礎，在中央政府方面雖然權勢墜落了，而在廣大國民羣衆之間，依然能保持它的不可動搖的地盤。在議會方面，不用說，政民兩黨是獲得絕大多數的議員，政府若無親政黨，無異與議會處於敵對地位，雖然這時期政黨的政策，沒有對政府取積極的攻勢，但政府却以應付議會爲他們最頭痛的事。因爲政府還是所謂舉國一致的中間內閣，要維持憲政的招牌，不敢撤去這「告朔之餼羊」的議會，所以對於「無拳無勇」的議員——因之也是對於政黨，相當懷着戒懼之心。於是山林內閣所引起國內對立的激化，不得不叫八面玲瓏的近衛文麿來收拾了。

（二）

近衛文麿於就任首相之當日，召集記者在官邸所發表的談話會說：

「歷年我國繼續不斷之對立相尅，實爲招致外侮之原因，今後務須加以和緩消滅，凡因利害而生之相尅，及由黨派因緣而生之對立，深望各人爲顧全大局，各自反省，以減輕互相磨擦，至由於對時代認識不同而生之對立，雖屬不可避免，然而如能勉棄個人立場，對現時之國際情勢與國內情形，加以深懇檢討，並互以誠意相見，則亦可無極端之衝突。雖處此時欲使各方對立完全解消，即時變成友好，固屬難能，但此亦終須在一種指導原理之下，設法進行。余意以爲此事應由內閣負責，而爲適當

之指導。惟關於將來之具體方針政策，尚須由內閣檢討，故暫時不能發表。」

由近衛這談話看來，近衛內閣的使命，雖不能說是完全在於消滅歷年來軍部和政黨等之對立，至少緩和國內的對立是它的重要使命之一。試看近衛內閣之成立，任命政黨出身的閣僚，計有永井暹信大臣與中島鐵道大臣，又恢復政務官制度，並由內閣決議全部政務官由衆議院議員充當。近衛此舉，顯係欲緩和政黨對政府的感情，均衡政治上的勢力；在軍部方面，自「二·二六」事件而後，也確曾痛加反省，認爲這種手段不能達到目的；同時國際情勢日益迫切，不容它不對內讓步；而政黨方面，亦以近衛的圓滑和聲望，相當表示好感，無論革新派及現狀維持派，都表示支持近衛內閣。

然而近衛內閣上台以後，不過一月有餘，蘆溝橋事件即已爆發，終至引起全面的中日戰爭，於是近衛內閣手忙腳亂，不得不把所謂融和內部對立問題擱下，而集中全力來應付戰爭，但在戰爭進行之中，使近衛感着焦心的對內問題，第一是國民一般對於戰爭毫不關心，且甚厭戰反戰的思想日益瀰漫起來，雖然在戰爭之初，政府便已督辦了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其組織亦龐大，其條例亦繁多，其附屬團體遍及各府縣，可是國民精神非但動員不起來，反而愈悲觀，愈萎靡，這當然直接影響到戰爭本身。第二是政府的措置，外爲軍部所掣肘，內爲官僚所阻撓，根本不能有一貫的政策，即有亦不能實現，所謂舉國一致的口號縱然叫得很響，而內閣閣僚之間，事實上還是各行其是，近衛的意志完全不能自由行使。第三是各政黨雖對近衛表示好感，而這種好感僅僅是空洞的抽象的因素，對於近衛

內閣不作積極的自發的努力支持，政黨出身的中島鐵相和永井遞相，本來不是以黨的代表之名義入閣，實際上也沒有代表黨的力量，各政務官雖都是政黨出身，又因為權能太小，政府的政策，既不是黨政政策，自己的意見亦未能被尊重，於是都是奉行故事，照例辦公，所以與「五·一五」事件以前的政黨內閣時，政府內部及議會議員之同黨者，極力推行政府的政策而促其實現，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於是近衛認爲處在這樣舉國戰爭之際，要免除上述的各種弊病，而使一個國策能够十分浸潤到全國國民的心中去，同時全國國民的希望及意見，亦可傳達到上面來；使一個國策的決定及施行，不但得政府內部的同意及贊助，而且得全國國民的擁護，便非要一個有力的組織爲背景不可，於是所謂新黨運動因之而起。

(三)

本來近衛文麿的有意組織新黨，是遠在廣田內閣時代。當時政友會的前田米藏等革新派，早就向德勾結，不用說，沒有成功。就任首相之後，曾有政黨出身閣僚永井及中島，屢次敦促他組織新黨，但近衛始終不肯出馬。到了去年七十三屆議會時，政府受法西斯軍部的唆使，提出「國家總動員法案」及電力的國營案，衆貴兩院相繼反對，尤以政友黨所屬議員抨擊政府最力，差不多陷於內閣非難辭職即得解散議會的苦境裏。加以防共團佔據政黨本部事件，刺激了各政黨的感情，政府與政黨關係一時頓形惡化，於是政府中之右翼份子如未次內相，風見秘書長及瀧企剗院總裁，醞釀擁護近衛爲首的新

黨。同時政黨出身的革新份子中島鐵相和永井通相，亦積極運動政民兩黨內部和舊昭和會系的各小會派，使兩黨或黨大聯合而以近衛爲首，然而近衛對之不覺滿意，新黨運動又遭失敗。

其次是近衛內閣在去年五月改組之後，近衛左右的大小政客，又奔走新黨運動。這次運動是以町田定輔，秋田清及已轉向法西斯的社會大衆黨首領麻生久與龜井實一郎爲中心。據秋田的意思，是首先聯絡東方會，國民同盟等小會派，而使之參加，等到近衛出馬的時候，再來引誘民政及秋友兩大黨，這兩黨的新派是一定要踴躍前來的。至於政友會的鳩山系及民政黨的町田系，可以漠然視之。到七八月間，一切準備都就緒了，宣言，綱領，及人事的配置。秋山自任黨部幕僚長，秋田任幹事長，麻生政治部長，龜井宣傳部長，真是各得其所，可是秋山叫麻生久向輕井澤避暑中的近衛去懇請時，近衛還是不答應，結局又都成了泡影。

到了九十月間，敵政府以爲武漢廣州陷落，戰事可得一新的前途，舉國協力的組織之必要性更大，政府內部的池田及板垣，敦促近衛出來組黨，近衛這次確實拋棄了從來的消極態度，將這種企圖和末次內相與鹽野法相商量，末次和鹽野本是早有此意，聽近衛一說，正是所謂適中下懷，馬上和他們周圍聚集着的政客官僚，分頭接洽籌劃，於是各既成政治勢力，政友會中島前田派，社會大衆黨，右翼團體，小會派，無不發生了關係，而且都欣然景從，當時他們所執心的還是民政黨的町田系和政友會的鳩山系，但是認爲對於他們是有很好的辦法——若是不贊成，就以強力命令他們解散。這便是

末次鹽野及木戶爲中心的所謂「三相會議」的新黨運動的結果。這是最有成功希望的一次，然而也終於失敗了。因爲近衛依然不滿意。

以上所述各種新黨運動，綜合觀之，不外兩種主要的勢力在作用，第一是以既成政黨的革新派爲主流的所謂既成政黨結合運動，第二是以官僚浪人及失意政客爲主流的官製政黨運動，所以近衛對於屢次的新黨運動，曾露出這樣的意思，「新黨運動決不壞，然而單是既成政黨的合併是毫無意義的。新黨須是由下而上的真正有力的團體，若是官製的由上而下的，還是不行。」看這幾句簡單的話，可以知道新黨運動失敗的癥結了。因爲前者的政民兩黨的革新派，並不是兩黨的正宗，兩黨的正宗，倒是反對新黨運動的町田系和鳩山系，而且爲牽制革新派，兩方面會結成所謂常盤會，取得密切的連絡，若是新黨結成，或竟欲以高壓手段迫其解散；則國內之對立將益趨激化。至於後者的官僚政變之新黨運動成功，非但政民兩黨不能融和，即軍部亦不會滿意，所以近衛的不出馬，究竟是近衛的聰明，不過新黨運動的失敗，也就是近衛內閣對政黨方策失敗的第一着。

(四)

新黨運動既經累次失敗，近衛內閣還是不能不另想方法，別開途徑來完成它的重要使命。所慮在十一月五日近衛的荒謬演說的末尾會說：「帝國務須斷行必要的國內萬般革新，圖國家總力之擴充，據萬難而求斯樂，東亞新秩序建設」之達成。其後又對記者說明，國內改新，在於國體再編成。這

次提出國民再編成的口號之動機，照敵方論客的話說來，一是議會對策，二是新黨運動的彌補策，三是國民精神總動員之振興，四是新政黨基礎之建設。因之這所謂國民再編成問題，一時又甚囂塵上，最初是末次、木戶、鹽野及有馬四大臣，秉承近衛的意思，計議網羅國民各階層，結成國民總動員的組織，然而各人的意見不同，不能得着具體的方案。其後又參加了荒木及風見，會就國民精神總動員之加強，及擴充現有之中央聯盟協議，也還是意見紛歧，難於得到結論。最後又增加了八田拓相及政黨出身之二閣僚，中島及永井，遂成了世人所喧傳的八相會議了。

第一次八相會議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近衛指示會議的總的方針，重要的有下列幾點：

一、國民再組織之目的，不是既成勢力首領之結合，也不是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之改造。二、國民再組織，是爲着適應國家總力戰而斷行的國內機構之重大改革，是不以國民精神之約束及教化運動爲主眼的國民政治組織。三、這新組織，不僅是要響應政府的國策，而且直接參畫之，推進之，使全國上下融和一致。於是會議重心又得變更，而根據當日有馬作成的方案來進行。按有馬的方案，包括各政黨，學界、實業界，農村諸團體及其他各階層之活動份子，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不過認爲附屬團體之一。到了十二月六日的第四次八相會議，大體方案已經決定，末次木戶鹽野三人聯袂謁近衛報告，近衛這次雖沒有馬上予以肯定的答復，但完全不是新黨運動時那樣即刻予以拒絕，並經慎重考慮之後，於九日正式予以回答，說是大致可以同意。於是末次及荒木等屹屹於進行人選，總裁及副總裁

之一，不用說是近衛和末次，其他一位副總裁，擬定伍堂卓雄，理事長擬定吉田茂，一切已準備就緒，本來可說是毫無問題了。然而正在這快要成功的時候，各方非難，叢生迭起，無論政黨方面或軍部方面，都感着不滿。不滿的理由，簡要地說來，計有下列數點：一、官僚的色彩太濃厚，尤其是內務省包辦似的形式，未必能得各民間團體之誠心合作。二、墮於狹隘的政治運動，尤其是以地方長官之類為支部長，等於擴大官吏的權限。三、徒有形式的組織，並無具體的內容。四、組織龐大，人選不當。因之近衛又退縮起來了。這是近衛對政黨方策失敗的第二着。這次失敗的結果，於近衛內閣的辭職，實不能說是毫無影響。

(五)

上面所說的都是直接組織新黨或至少是表面上看來是組織新黨的準備工作，所以非但不能融和內部的對立，反而招致對立的激化，結局都歸於失敗，並且影響到近衛內閣的下台。但是還有一個運動，同樣是新黨的準備工作，同樣是政府方面的指使，不過外面掛着純粹民間團體的招牌，也好聽有點羣衆的基礎，至少是出面負責的領袖們，不是常見的政客官僚，於是也就為各方面所不注意。這就是由產業組合（註）青年聯盟所組成的日本革新農村協議會。

註：產業組合即是我國通常所謂之合作社，在此因其含有政治運動之傾向，故襲用之。

產業組合的發達，是在齋藤內閣及岡田內閣時，連任農林大臣及內務大臣的後藤文夫所培植起來的。當時的後藤，便有意使它成爲新政黨的基礎。現在產業組合是佈滿于全國，據說沒有產業組合的村落，全國不到一百。產業組合的總計。在去年便有一萬五千以上，組合員有六百餘萬，較日本全國農家的戶數全部還要多些。也便是說，這個數目，比二大政黨黨員總數還要大些，於是有馬鑑於新黨運動失敗，便注意產業組合青年聯盟，予以聲援扶持，在去年四月第三十三屆全國產業組合大會，有馬農相曾蒞會演說：「產業組合本是以經濟活動爲本務的機構，可是諸君是日本國民，有這樣大的團體力量，我很希望能夠善於運用，不致污辱光榮的日本歷史。」並指明當前國民再組織之必要，於是，在六月間，由東京方面的同人奔走的結果，結成了日本革新農村協議會準備會，十月末正式成立本會，當時參加團體爲三十餘縣，所決定之實踐運動的主要項目如下：一、促進國家總動員法之全面發動，二、促進「東亞協同體」之建設，三、促進國民職業分野之再編成，四、實踐後方之強化。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革新農村協議會的性質了。

同時，有馬又以農民組合爲中心，加以廣洲移住民協會等三十餘團體而組織了農業報國協會，這農業報國協會，亦宣佈支持日本革新農業協議會，和革新農村協議會同樣脫胎於產業組合的產業報國聯盟，更是與革新農村協議會取得密切的聯絡，早就有互相提攜之議。

這種新起的勢力，若是果然能夠形成一個政黨，確實是不可輕視的，然而考其實在根基，也不過

是政府官僚所牽綫的，和少數新出政治野心家所主演的傀儡劇，並不是真有熱誠擁護的羣衆，試看產業組合運動過程之中，中小工商業者反對的激烈，便可以預測它前途的暗淡。現在再引敵國人士津久井龍雄的話來說：「所謂國民再編成運動也終於是失敗的……如產業報國聯盟方面，那樣毫無根基，僅是空洞的所謂舉國一致，在參加過馬克斯主義的勞動運動者，一定是感着不滿足的。所以那所關產業報國聯盟，已經是走不通了，其中而且發生了非常的不平不齊。這種做法，我恐怕要引起更反動的階級鬥爭情勢。」這裏所說的雖祇限於產業報國聯盟，然而可以概括其餘諸類似團體。

現在因爲近衛的辭職，而有馬也隨着下了台，失去了養父的孤兒似的諸團體，得不到新的因緣以與政治上的勢力相結托，結果祇有衰萎下去，對於政治舞台上的進出不用說是不可能的，至於它的存在本身已就是對立的，其不能融合既成政黨更無待論。

(六)

近衛內閣的使命，正如上面所說，其主要者在於融和內部的對立；然而一試再試，終於失敗，使它祇得下台，真是抱恨終天的事！代近衛而起的平沼內閣，無論就平沼個人的政治歷史和政治手腕，都是和近衛完全不同的，尤其是近衛早負衆望，而平沼久爲元老及政黨方面所忌，近年累次政變，平沼呼聲甚高，而終於不得出台的原因，就是怕激化內部的矛盾。可是平沼這次就任首相之後，第一次在內閣首相官邸招待記者團發表談話，其中有關於對政黨問題的，大致如下：

「因爲我國究係施行憲法政治，有根據憲法而設立之議會，自非尊重之不可。又關於議會之運用，必須政黨存在，蓋政黨係隨議會政治而自然產生者，故不可加以漠視。余衷心期望政黨之健全發達，未嘗考慮國民組織之再編成及新黨運動，至於政黨出身之閣僚，雖不以其代表政黨而使之入閣，然政黨中之有力者使之入閣，可求政治運用之圓滑。欲求政黨之健全發達，首須完全施以政治教育。日本之政治基礎，在於萬民輔翼皇室，無論國民之職業如何，而輔翼皇室，乃日本精神，凡我國民其或爲農，或爲工，或爲商，均須以此精神爲基礎而發展之。政黨苟能於萬民輔翼之大旆下而求發達，自私之心自然消滅，則政黨亦趨於正矣。求其拋棄私心，加強其忠於皇室忠於國民之思念，是爲政治教育之基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亦以此爲之主眼，非欲使其於孩提之間，涵養此種精神，故一切教育，均須本此方針以施行。」

又一月十二日，於參拜伊勢神宮回京車中，平沼會發表談話，其關於國民再組織問題者有云：「余對此問題，不若前內閣當時之重視，然以國民總親和爲目標，而引導國民，乃屬必錄之要務。因此之故，余以爲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尙屬良善，是以現在之方針，在謀充實強化中央聯盟之人事方面，以期該運動之成效。」

至於一月二十一日，衆議院繼續召開之第一日，聽取平沼的施政方針演說後，民衆黨小川輝太郎會質問首相對議會及政黨之態度，平沼所作答辯會說：

「政治之施行，既係根據憲法條文，自非尊重議會不可，此乃自明之理，無容贅說。施行議會政治，則事實上非有政黨不可，此非法理之謂，乃事實上必有政黨隨之而起，此亦自明之事，故尊重政黨，亦屬當然之理。惟我國之政黨，余以爲未必與現行憲法政治之歐洲諸國相同，即余前所說萬民輔翼，須爲我國政治之根柢，皇室統治國家，萬民翼贊皇猷，古今不變，即未來永劫，亦決不變者也。憲法規定政府各機關，負翼贊之責者，其根據亦在此。我國憲法所定各機關間，決無對立之理由，蓋各機關之目標相同。即萬民輔翼者是。輔翼爲我國萬民之責任，但不得超越輔翼之範圍一步，各機關根據憲法所規定之職分，而必集中於輔翼之目標，故爲實現議會政治，必須有政黨，惟健全之政黨，必須以輔翼爲根本。然爲政黨得遂行國家之對策，當然須各擇其應行途徑，而向之邁進。故政黨之間，各有政綱，更屬當然之事，然而縱令其各有政綱，要之根本即惟輔翼而已，故余以爲無相舛磨之理由。政黨規定政綱，在於盡輔翼之責，以貢獻君國，余信其爲議會政治之通用不可或少者也。」

以上所舉平沼的這些話，可以說是平沼對政黨的代言論，吾人爲考察平沼內閣對政黨的態度，所以不憚煩地引用全文。在這裏很顯然的，可以知道平沼口口聲聲是根據憲法，尊重政黨，但是實際理由爲何？實際態度如何？却叫人不能不懷疑。

(七)

當我們提出上述的問題時，也許有人以爲這是多餘的，因爲平沼內閣之對於政黨，除了平沼的屢

次言論之外，還曾任用政黨出身之前田米藏爲鐵相，櫻內幸雄爲農相，這兩個人，都是以黨的資格入閣的，較之近衛內閣顯係有進一步與政黨接近之可能。同時政務官方面，亦沿用近衛內閣之前規，全部任用政黨出身的衆院議員；而且在多數前任閣僚蟬聯之下，右翼革新派的首領，也是新黨運動及國民再組織運動最力的末次及有馬，竟不能留任，尤其可作旁證。

不過這些事實，都值得慎重吟味的，前田及櫻內的入閣，顯然因爲他們是革新派，既成政黨的背叛者，尤其前田，我們在上面提出了好幾次，他也是新黨運動有力的主角。又平沼就任後第一次召集記者的談話裏，不是會這樣說嗎？「政黨出身的閣僚，不以其代表政黨。」而在衆議院的答辯中，也會說，黨員入閣，係採取人材主義。可見前田及櫻內之入閣，決不能認爲平沼內閣真正尊重政黨。正如日本評論二月號上所說：「既成政黨新黨派的前田和櫻內，是在實踐他們的人物手腕而用的。」「末次，有馬，風見，都是政治手腕既粗雜，見識也不高超。」尤其是末次，各方面都對他抱着反感，這樣的人物，爲着應付迫在眉睫的議會，也是以不挽留爲得策。至於政務官的分配，民政黨及政友會雖各增加了一名參與官，而民政黨却少去了二名政務次官，縱不能說是於既成二大政黨有損，也確是沒有增加什麼權益。那麼平沼內閣的所謂尊重政黨，在事實上無所表現，不過僅僅是空洞的言詞而已。

敵國爲着侵華霸亞的狂妄陰謀之達成，在當前不得不集中全部國力來應付對華戰爭及準備世界第

二次大戰，故一切政治隸屬於軍事，而內閣也不得不被法西斯軍部所控制。在侵華戰爭中，敵國產業機構漸次改編，和平產業日趨崩潰，軍事有關產業急速地擴充，同時也就是中小工業者的沒落，獨佔資本主義的強化，這些正暗示着政治上法西斯勢力的增長。平沼內閣救濟經濟危機之方策，不外加強統制經濟，總動員法案重要條文之逐次發動，爲不可避免的事實，這反映到政治上的，自然是純粹的法西斯政權出現之愈趨接近，而平沼內閣的不能真正如他所說，「根據憲法，尊重政黨」，乃是必然之勢。

然而平沼不得不說尊重政黨，尊重議會者，其實際理由，決不是如平沼所說，「因爲我國究係施行憲法政治」，「政治之施行，係根據憲法條文」。我們知道，自從「五·一五」事件以來，敵國的憲政隨着犬養毅之死而被拋進墳墓裏去了，因而早有恢復憲政的呼聲。平沼依然藉着憲法政治的基礎，來作招牌，而標明尊重政黨者第一是爲緩和各方面，主要是的政黨對平沼內閣的惡感，以便順利地渡過七十四屆議會的難關。第二是鑑於近衛的新黨運動及國民再組織運動的着着失敗，參悟了無視既成政黨勢力，而欲獨樹一幟，或者拉雜地將他們拊攏，而欲融和成一較大組織之企圖，事實上非惟不能收到解消對立的效果，反而刺激既成政黨的感情，使對立劇化，如是祇得放棄前內閣之方策，消極地與既成政黨謀一時的妥協，或者可以得着他們的支持，政府政策倒比較容易施行。第三是平沼內閣的重要使命之一，在於誘略財閥對法西斯軍部的合作，無論其爲應付現在對戰爭及準備將來對戰爭，甚

關於軍部法西所鼓吹的「開發」華北，「振興」華南，都非要財閥協力不可，因之也便不能無視既成事實，而且既成政黨皆有悠久的歷史，強固的組織，若要好為籠絡，未始不可利用。事實上如不籠絡他們，利用他們，平沼內閣是要陷在和近衛內閣一樣的苦悶裏，國民動員不起來，政策也施行不順暢的。這便是平沼內閣所謂尊重政黨的真正理由吧。

(八)

平沼內閣既然是惟有籠絡並利用既成政黨，也必須籠絡並利用既成政黨，爲要完全地達到這種目的，它將採取怎樣的手段呢？它對政黨的態度，實際是怎樣？爲要解答這問題，我們且先看上面所引平沼的話。他就任之後對記者的談話中曾說：「余衷心期望政黨之健全發達。……欲求政黨之健全發達，首須完全施以政治教育。日本之政治基礎，在於萬民輔翼皇室，……政黨苟能於萬民輔翼之大旗下而求發達，自私之心自然消滅，則政黨亦趨於正矣。」由這一段話，即可看出平沼之視現在的政黨，爲營營於圖私自利之集團，是不正的，沒有健全發達之組織，故非對之施行以萬民輔翼皇室爲基礎的政治教育不可。這種侮辱詆毀政黨的言詞，還可以說是尊重政黨嗎？又平沼內閣將如何對政黨去施行所謂萬民輔翼爲基礎之政治教育，雖然尙不得知，但既提出了這方策，已可窺見其野心企圖，便是灌輸他們以日本法西斯思想，以圖改變他們的意識形態，使他們跟着法西斯走。

然而平沼的這種從觀念上去改造政黨的企圖，是不是能實現呢？我們可以肯定地答復，是不能實

現的！政黨自有它的社會基礎，同時我們可以說，它們的社會基礎，在現階段上是與法西斯對立的，在這種社會基礎未發生本質的變化之先，而求政黨的改造，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雖說如此，然而我們並不是完全否認政黨中的浮動份子，另有企圖，而發生背黨的現象，但是政黨的主流，依然不能接受這種觀念的改造，是毫無容疑的。

不過平沼的尊重政黨的欺騙言詞，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收到效果。第一便是自從平沼就任後對記者發表談話，各方面對於平沼的印象一變，原來是認平沼爲法西斯之總本山的，現在竟有人認爲是憲政的守護神。第二是自從二十一日對小川鄉太郎的答辯後，議會中既成政黨所屬的議員，便沒有人更執拗地追究其對政黨的態度，也沒有人惡意地來窮詰政府的其他政策，以致七十四屆議會在冷漠蕭閒之中渡過。這不能不說是平沼所期待的議會政策的成功，然而這究竟是政黨方面一時的受騙或苟安，不可執此以預測將來平沼內閣對政黨方策的一成不變與必不失敗。

總之平沼內閣對政黨的現狀，是一時妥協的，但從本質上說，却只有愈趨於對立之一途，政黨必利用人民反戰心理以爲後盾，而平沼則爲好戰的軍部所利用而成怨府。

日本國民生活的惡化

- 一、日本國民生活的惡化是日本人民革命的胚胎——日本軍事財政的膨脹，加緊民衆的剝削，日本人民負稅的增重。
- 二、戰時經濟政策之下，物價指數不斷的暴騰——生計費指數亦隨之增高。
- 三、民衆實質收入的減少——生活日益困難——生活水準之降低。

中國民族抗戰必勝的前途，是依賴於三個條件的決定：第一是中國民族的英勇奮鬥，在政治經濟及其他一切方面的不斷進步中，抗戰到底；第二是國際形勢的好轉，從使日本孤立化，進而制裁日本；第三就是日本人民革命的興起。因此，我們檢討日本國民大眾的生活，就是檢討抗戰勝利的三個條件之一。當日本國民大眾不能再繼續生活下去的時候，他們就要掀起革命怒潮，推翻敵閥們的血腥的統治。

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戰爭，對於日本的國民大眾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這裏，只要看戰爭以來，日本國民大眾生活的一直惡化，就可以明瞭。日本國民大眾生活的所以惡化，一句話說，是由

於日本軍事財政的膨脹及採行諸種戰時經濟政策的結果。

由於軍事財政的膨脹，自戰事發動以來，已經實施了三次的增稅案：第一次是所謂華北事件特別稅，增稅額共一億一百萬日圓；第二次是所謂中國事變特別稅，增稅額約二億日圓；第三次就是本屆議會通過的亦達二億日圓。若是再加上七七事變前夜——結城藏相時代的臨時增稅三億六千萬日圓，則共達八億六千餘萬日圓之鉅。此外，租稅的自然增收約二億日圓（去年度），也要算進去。這樣，依去年度（一九三八年）的調查，日本國民每人的國稅負擔額，便達到空前未有的數字——廿二日圓六角四分四厘，較之一九三五年負擔額十一日圓二角三分八厘，約增重了兩倍。請看下表（日本國民每人的負稅額——單位日圓）：

年 別	直接稅	其他各稅	合 計
一九三五年	六，一七〇	五，〇六八	一一，二三八
一九三六年	七，一九五	五，二二二	一二，四一七
一九三七年	一二，一一五	六，〇六一	一八，一七六
一九三八年	一四，六七九	七，九六五	二二，六四四

歷年來日本國民本業的負稅額，是一直的去昇。負擔的加重，不待說就是對於國民生活的重大的壓迫。日本軍閥是殘酷地榨取着民衆的膏血，來進行着冒險的對華侵略戰爭的。

二

日本戰時經濟政策的強制施行，如限制與禁止非軍需品類的輸入及其消費，限制與禁止鋼鐵，煤炭，煤油等的民間使用，限制與禁止「不急不要」的若干農業生產物，以及強制儲蓄，強制消化公債等等，無一不是直接間接地影響着國民大眾的衣，食，住，行的。

首先，由於採取這樣一聯的所謂「軍需第一」的經濟政策，其結果遂促進物價的暴騰。這層就是他們的政府官報也是不能不承認的（下表的物價指數，係以事變前的一九三七年七月為一〇〇）。

一九三八年	批發	零售
一月	一〇二，六	一〇七，〇
三月	一〇五，二	一一七，七
六月	一〇六，四	一二四，二
十月	一〇六，六	一二〇，五
十二月	一〇六，七	一二二，九

物價的騰貴，就是日本國民生活程度的增高。這裏，我們可以拿出日本官方所發表的統計數字來表明。即是將事變前（一九三六年六月）日本全國生計費指數，和本年一月比較，就可以知道。

類 別 事 變 前 本年一月

總平均指數	一九二，四	二二一，九
飲食費	一八一，三	一九七，三
住居費	二三三，三	二三四，〇
光熱費	一九四，二	二四三，三
雜項費	一六七，九	二一九，〇
文化費	一八五，九	二〇一，三

從上表所示，各類都是一律暴騰，而以被服費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為最，其它光熱費是增加了百分之二五·二，飲食費增加了百分之八·八，文化費增加百分之八·二，住居費的增加率最低，為百分之〇·三。

如果再看各國的生計費指數，更顯得日本國民生活是陷入於怎樣的艱難了。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七月至十九至八年七月之間，英國祇增高百分之二·六，德國只增高百分之〇·八，意大利也只增高百分之二·七，美國則反而減低了百分之二·七。

英國生計費

，雖價廉物美，計費是增高的，但假如民衆的欲求正在比例的增加，或其增加率甚至是超過前者，那末我國豈還有理由去斷定日本國民失業的悲慘是熱心的

事實是怎樣呢？日本民衆的收入不但沒有正比例的增加，而且是反比例的減少。請以最近的工資、物價及生計費的指數作一比較（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爲一〇〇）。

勞動工資指數	一一〇、〇
生計費指數	一二三、三
零售物價指數	一二三、四

顯然的，勞動工資的指數是趕不上生計費及物價指數增加的速度，但還只是名義上的工資收入，更看實質工資的指數，則其比較如下：（日本商工省的調查）

生計費指數	一九三七年七月	一九三八年七月
名義工資指數	一〇〇、〇	一一三、五
實質工資指數	七〇七、六	九四、〇

這就是說，在戰事發動以後，名義上的勞動收入，雖不無增加，然因爲物價暴騰，生活程度增高的結果，反而更加困苦，實質上的勞動收入是減低了的。譬如在戰事發動以前，每月卅圓的收入，還可以過着舒適的生活的，戰事開始以後，收入雖增至卅五圓，反買不到同樣的必需品，不得不降低生活的水準了。

這還只是單純地，從工資指數與生計費指數、物價指數的直接關係上的觀察，並未曾把特殊的情形，合併估計。所謂特殊的情形是什麼？就是勞動工資的收入，並非全部放進自己的腰包，以作為生活的開支，還要被扣去強制儲蓄金，對於出征軍人的慰勞等等，這筆所謂特殊支出並不算少，約佔收入總百分之三至五。所以要正確了解日本民衆的勞動收入，還得減去這筆數目，則其真正的所得如下：

商工省的調查

一九三七年七月

一九三八年七月

一九三七年七月

一九三八年七月

日本銀行的調查

特殊支出增加三%的場合	一〇〇・〇	九一・〇	一〇〇・〇	九二・五
特殊支出增加五%的場合	一〇〇・〇	八九・〇	一〇〇・〇	九〇・五

因此，日本國民大眾的生活，不待日本統治者依據政治法律來強制，已很自然地穿不起毛織或絲織的衣服，甚至連綿布也穿不起了；皮鞋不能買，只好買木屐，或甚至打赤腳了；吃的呢是最粗糙的食品，從白米而雜糧而薯類，只要可以充飢，談不上什麼滋養，日本軍閥在例行徵兵體格檢查時，慨嘆國民健康的衰退，那是良有以也的。

日本國民大眾的生活的現狀，快要達到所能忍耐的最後一線了。日本的法西軍部依然要擴充軍備，更加榨取民衆以支持其侵略戰爭，早遲是要把民衆逼過這最後一線，化而為革命的宏流的。

所謂「東亞新秩序」與敵國外交方針

一、「東亞新秩序」的解釋
 二、「東亞新秩序」所包含的險謀
 三、以「東亞新秩序」為中心的敵國外交方針

一、對華無條件締結「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工作
 二、對華加強聯繫，強化防共協定
 三、對英法等國採取軟硬兼施的壓迫政策

一、「東亞新秩序」的解釋

敵人妄想以武力「征服中國」，消滅列強華的勢力，而謀得自己獨霸遠東，做東亞的主人，所以能適應其巧言欺世的慣技，編造種種保證永遠安定以的旗幟，喊出侵略者大禍心願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

所謂「東亞新秩序」，照敵外稱有田的解釋，是使中日滿三國各以「獨立國」之一員，保持個性，對政治、經濟、文化互融通。三國要成為「極緊密聯合體」，在政治方面，防止「赤禍」。

維護東亞文明，在經濟方面，對世界自給自足之強大的經濟單位，結成中日「滿」三國在經濟上之相互關聯的關係。

有田的這個解釋，已充分說明所謂「東亞新秩序」，是怎樣一個可怕的政治陰謀，但比他這個解釋更露骨的，則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發表的聲明。這聲明的內容，計有下述的幾點：

(1) 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之目的，互相結合，善隣友好，並實行共同防共與經濟提攜。所以，日本希望中國與「滿洲國」樹立完全之國交關係。

(2) 本德，義，倭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並為保障防共目的起見，日本要求中國公認日本在特定地點駐軍防共，並將內蒙作為特殊防共區域。

(3) 中國應承認日本臣民，有在中國內地居住及營業之自由，並且在華北及內蒙各地，關於資源之開發與利用，應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

(4) 日本所希望於中國的，不是領土，不是戰費的賠償，而是希望中國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數額。日本為完成中國之獨立，願意對於撤廢治外法權與交還租界，予以積極的考慮。

近衛聲明的這幾點，在字面上看來，似很平淡，但所包藏着的陰謀，則是極大的，正如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所說，這是一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是敵人整個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暴露。

二、「東亞新秩序」所包含的陰謀

有田對所謂「東亞新秩序」的解釋，與近衛的聲明，辭句都很委婉而美麗，但我們倘不為那華美辭章所惑，而追尋它所包含的意義時，我們就能在每句之中，找出敵人的陰謀毒計來。

這裏，我們首先來看看有田所說的是些什麼話。

所謂「中日「滿」三國，各以獨立國之一員，保持個性，對政治，經濟，文化互助連環。」是敵人要把中國放在與偽「滿」同一位置上，一切聽命於日本的意思。這一點，我們只須回顧過去敵人與偽滿的「互助」，和偽滿的「獨立」就可明白。「九一八」以後，敵人以卑劣的手段，扶植傀儡政權，企圖硬把我東北四省，從我們的版圖割開，所以就嗾使傀儡組織政府，排斥列強在東北的勢力，把一切富源都獻給日本。在他們的威脅利誘之下，在他們製造的「互助」美名之下，傀儡們不得不讓他們的主人任意擺佈，結果不但一切經濟上的權益，都被囊括而去，而且在政治上，也變作他們的附庸了。

「中日「滿」三國，各以獨立國之一員，保持個性」云云，自然是要中國保持偽滿那樣「獨立」的個性，所謂「對政治，經濟的文化互助連環」，自然是要中國像偽滿那樣，把中國一切經濟上的利益都供獻日本，並且使中國在政治文化上，跟着他們走，按他們的奴隸。所謂「在治政方面防止赤禍

，擁護東亞文明」，是想把三民主義的中國，拉去做反共的盟友，把中國有着四千年歷史的文明操盤，代以東拼西湊的「日本文明」，使中國喪失一切固有精神，而永遠做他們的馴服的順民。至於所謂「在經濟方面，對世界自給自足之強大的經濟單位，結成中日「滿」三國在經濟上之相互關係」，很明顯是要以經濟集團的方式，排斥歐美各國在華的利益，換了話說，是要打破從前的機會均等主義，把列強的經濟勢力逐出遠東，而將遠東的門戶關閉起來。

近衛的聲明，對於所謂「東亞新秩序」的說明，比較有田的解釋更爲具體，也更毒辣。他的狂妄與荒誕，已經我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予以痛斥，這裏本無再加指摘的必要，但最近兩個月來，敵酋平沼與敵國論壇又出現與他這個聲明類似的狂論，流播所及，一般同胞難免爲他們所蒙蔽，所以我們在這裏還須把它的陰謀重新指出。

上述近衛聲明中的第一點，所謂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共同之目的，互稱結合，實行共同防共與經濟提携，與有田所謂三國各保備性，對政治，經濟，文化互助連環，其意義是相同的。但他却更明目張胆地提出改變中國與偽滿的關係，要「中國與「滿洲國」樹立完全的國交關係」，而於無形之中使中國承認滿洲，並且和這個由他們一手造成的傀儡組織「互稱結合」。

我們沒有忘記，自「九一八」以來，敵人曾經用盡軟硬兼施的方法，要我們承認偽滿，而始終違背了我們的堅決的拒絕，現在却想用「樹立中「滿」完全之國交關係」的方法，使我們上他的圈套，這

真算心勞日拙，異想天開了。

近衛聲明中的第二點，所謂根據德蘇防共協定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並將內蒙作為防共特區；其真正目的並不在所謂防共，而是在借防共的名義，來控制我國軍事，來割裂我內蒙。近衛聲明中的這一點，還有另外一個作用：他想欺騙世界一切與蘇聯對立的國家，說他們對華作戰，是爲了防俄。是在替一切不滿蘇聯的國家，對蘇聯作進攻的準備。這自然也算得一個高明的欺騙手段，然而，他的居心，是真正的防俄麼？不，絕對不是的。縱然是爲了防俄，那也不過是百分之十的原因，他的真實的目的乃在藉防俄之名，而行滅華之實。張鼓峯事件的對蘇屈服，是很可以說明這一點的。

聲明中的第三點，要求中國承認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居住及營業之自由。看到他的這個厚顏無恥的要求，我們不由想起一九三三年美國加里佛尼亞毒品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中的話來：「日本在征服別人的時候，採用兩種武器，劍與海洛英，而海洛英比劍尤爲可怕！」我們試看過去在中國內地居住或營業過的「日本臣民」，十個之中，有幾個不是販賣海洛英和鴉片的浪人？有幾個不是拳養流氓，製造漢奸的能手？現在他要求我們承認「日本臣民」在中國居住及營業自由，這無異要我們多容納一些日本的壞蛋，光棍，痞子，流氓在中國，讓他們來敗我民德，來通用那比劍還更可怕的海洛英征服我們。

他所提出的所謂在華北及內蒙各地，關於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應予日本以種種的便利，這裏有嗎？

所謂中日「滿」三國的經濟上互助連環是一句話的第三個說法。所謂「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它的意義，就是說：中國應將華北及內蒙各地的資源，完全交與日本，讓他們去開發利用，却不能讓別人來分潤，所以我們也可以說，近衛的這個要求，是想壟斷我華北及內蒙的資源，要把在這些地方的歐美經濟勢力，完全剷除，讓牠一個入來獨佔。他那美言委婉的辭句中，是包藏着怎樣可怕的陰謀啊！

最後我們說到他聲明書中的最後一段了。

在這一段中，他說日本所希望於中國的，不是領土，也不是戰費的賠償，而是希望中國分担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職責。

這一串漂亮名詞的搬弄，其作用，在掩飾他們侵華的野心，而企圖把這次戰爭的責任推給我們的身上。試問敵人在已強佔的地區裏，製造偽組織，從事所謂「長期建設」，而且積極地建築耐久的事防禦工事，這倘不是有了領土野心，纔會如此麼？然而，他竟說他們沒有領土的心，這正所謂欲蓋彌彰，自遺其野心之所在了。

他又說日本所望於中國的不是戰費的賠償，這是想把戰爭的責任推在我們身上的絕好的方法。敵人發動百萬大兵，到我們作戰，這當然還未戰事的責任，應由他們負內來食的好處而賠償戰費的義務，侵略者的賠償，而不是被侵略者的我們，現在假使日本所希望於中國的不是戰費的賠償，假然戰爭的發動者是中國，不是他們日本，包圍在這幾個字中的陰謀，又是怎樣地巨大呢！

聲明書的第四段中，還提到中國的租界與治外法權的問題，他說日本爲了完成中國的「獨立」，願意對於撤廢治外法權與交還租界，予以積極的考慮。

這幾句話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日本是中國的好朋友，是真正在與中國平等談判，但實際上絕不是這樣。敵人在強佔我土地，並在各地製造了偽組織，使已被佔區域事實上已成了他們的屬物的時候，自然樂得說這類慷慨爲懷的話，因爲這不但於己無損，而且還可在「完成中國獨立」的美名之下，誘使各國也放棄其治外法權，交還租界，讓他們日本獨享其利。

總之，所謂「東亞新秩序」，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驅逐列強在華勢力的代名辭，是日本對中國對世界的陰謀的總結晶，我們不但應該把它的真相揭露出來，而且應該以最大的努力，積極地這包藏絕大禍心的陰謀，打個粉碎。

三、以「東亞新秩序」爲中心的敵國外交方針

在上面的兩節中，我們已經說明了敵人所謂「東亞新秩序」是怎樣一個東西，而且這一荒謬名稱所包含的是怎樣的一些毒辣的陰謀，由此我們也就不難想像以這所謂「東亞新秩序」爲中心的敵國外交方針是怎樣的一種方針了。

建立「東亞新秩序」的目的，既在滅我民族，亡我國家，破壞門戶開放主義，排斥歐美在華一切

權益，那末以這目的為中心敵國外交方針，也自然是指着這個方向的。目前敵國的外交動向，可分下述三點來加以說明：（一）對華加緊所謂「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工作；（二）對德蘇則加強聯繫，強化反共協定；（三）對英美法等國，則取軟硬兼施的壓迫政策。這裏且分述如下。

（一）對華加緊所謂「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工作

觀察「東亞新秩序」的建立，從其內容去考，就是加速破壞中國，滅亡中國的活動。凡足以破壞中國，削弱中國，滅亡中國的勾當，敵人無不在加倍努力推動。這具體的例子，便是他們到處製造偽組織，使其充當日本統治中國的工具；以挑撥離間的手段，分散我抗戰的力量；以欺騙的方法煽惑淪陷區域民衆；以陰毒的特務機關，培養漢奸，培養流氓，使其擾亂我們的秩序；以日本特有的浪人，對我民衆販賣毒品，包賭，包娼，使我同胞的精神上日趨墮落。此外，在一切亡華的方法之中，最爲毒辣而澈底的，便是以麻醉的教育，蒙蔽我淪陷區域的同胞，使他們忘記了日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忘記了自己的祖國，忘記了自己的歷史，忘記了時代，而變化敵人的馴善的奴隸。這些事實，不但是敵人在政治方面從事滅華工作的一部份，我們儘要詳細列舉其他各種類似的事情，那真是書不勝書，寫不盡在後日，這裏一文以述之。

（二）對德蘇加強聯繫，強化反共協定

敵人爲了使德蘇兩國採取聯合的行爲，達到共同滅亡的國家的最後目的，便不得不加強德蘇兩國

邦，加緊彼此間的聯繫，因此對於德蘇兩強「建立新秩序」的亂局的轉機，德蘇兩大國對德蘇兩國，在德蘇兩國大舉清剿，德蘇過去所訂的廣義協定，進一步的改爲德蘇後的軍事同盟，用來把德蘇兩國在自衛上起，即德蘇去牽制英美法等國，讓它沉着地在遠東做排斥各國在華勢力的工作。

三、敵人希望「對英美法等國採取軟硬兼施的壓迫政策」

論敵人的「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工作之一部份，是要排斥列強在華的經濟利益，所以敵人採用軟硬兼施的方法，對在華擁有絕大經濟利益的英美法諸國，加以壓迫。

廣州武漢相繼失陷以後，敵人聚着軍事上獲得小勝的勇氣，藉詞東亞情勢已變，宣佈九國公約業已失效，不能適用於今後的遠東，這是它企圖推翻列強在華勢力的第一個強硬而卑劣的方式。但在這話說出之後，英法各國提出強硬抗議，對敵人之外面廢除九國公約，表示不能同意，而且嚴重聲明不承認任何以武力所造成的局面，於是善變的敵人，忽又由硬而軟，一再聲明日本對於尊重第三國在華權益之原則，不加變更，今後當多方保護各國對華之合法的權益云云。

在這一軟一硬的閃爍中，敵人便創造了一種變種背信式的外交：一面聲明尊重第三國在華的權益，一面却採用種種的狡猾與詭計，如：藉口軍事時期，或爲了軍事上之必要等語，對各國在華的權益加以摧殘與損害。天津，青島，上海各地的海關，就是在敵人的這種外交方式之下被劫持了的；各地有外人投資的交通機關，礦山，以及與國防有關的企業，也都是被強佔了的。

；上海天津之各國租界，也都在敵人的這種方式之下，日益嚴重的被威脅着，壓迫着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瞭敵人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陰謀何在，也可以知道他們對世界各國是抱着怎樣的態度了。對於這個爲全世界之敵的東方法西強盜，我們只有集合一切的力量，把它消滅，把它剷服，才能保障世界的和平才能謀東亞真正的永遠的福利。

敵之「興亞院」官制

據近衛的說明，所謂「興亞院」是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行政機關，是執行對華政策的樞紐。這就是告訴我們說：「興亞院」是日本強盜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

這個不僅以中國，而且以全亞洲爲其侵略對象的「興亞院」，它的內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裏且將其所屬官制譯出，以見其性質之一斑。

理由 日本之固定國策，爲中日互相提攜確立東亞永遠之和平，爲達到此目的，必須將一切方法手段作綜合之動員，使由國民衆覺悟中日提攜之不可缺性與妥當性。因此日本應統一各種力量作長期之支持。然現在既無此項機關專司其事，且因事務複雜，互有密切關係，故有另設單一機關以資調整之必要。此所以特在事變期中另在內閣設置興亞院以專責成之理由也。

第一條 在事變期中於內閣總理大臣管理之下設置興亞院，掌管左列事務，但外交不在此限。

一、事變中在中國方面所需處理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項。

二、前項各種政策之樹立事項。

三、關於以在中國經營事業爲目的而依特別法所設公司之業務之監督及在中國經營與中國有關業務之統制事項。

四、各機關有關中國行政事務之統一事項。

第二條 興亞院置總裁一人，副總裁四人，總務長官一人簡任（特任待遇），部長三人簡任，秘書一人荐任，書記官八人荐任，調查官十八人荐任，事務官十八人荐任，技師六人荐任，其中一人得為簡任，翻譯官一人荐任，理事官二人荐任，專員五十五人簡任，技士十人委任，翻譯員二人委任。

第三條 在前條職員之外，得依總理奏請，就各關係機關高級職員中，調任事務官。

第四條 興亞院設總裁辦公廳及政務、經濟、文化三部，并得另設技術部，其部長由簡任技師充之。總裁辦公廳及各部職掌，由總理大臣定之。

第五條 關於第一條事務之重要事項，為處理聯絡各關係機關之事務起見，附設聯絡委員會，由會長及委員若干人組織之，會長以總務長官充任，委員依總理大臣之奏請，就關係各機關高級職員中，由內閣任命之。聯絡委員會設辦事處，依總理大臣之奏請就關係各機關高級職員中，由內閣任命之，承長官之命辦理事務。

第六條 總裁由內閣總理大臣充任，總理院務，監督所屬職員及任免委任官。

第七條 副總裁由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內務大臣充任，輔助總裁處理院務。

第八條 總務長官輔助總裁及副總裁掌理院務。

第九條 各部部長及技術部長承長官之命掌理部務。

第十條 秘書承總裁之命掌理機密事務。

第十一條 書記官承長官之命掌理事務。

第十二條 調查官承長官之命掌管調查審查及擬擬計劃。

第十三條 事務官承長官之命掌理事務。

第十四條 技師承長官之命掌理技術事宜。

第十五條 翻譯官承長官之命掌理翻譯事宜。

第十六條 理事官承長官之命掌管事務。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第十九條 略

第二十條 興亞院於必要地點設聯絡部，其組織另定之。

附則 本官制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敵國大事誌

(自三月六日
至三月廿五日)

三月六日

◇昭和十四年度之一般會計追加預算案及臨時各軍事費追加預算案，於本日提出衆議院，與臨時軍事費共同審議。

◇倭傳蘇僑邊境於昨日又起衝突。

三月七日

◇本日貴族院會議討論長江開放問題。

◇本日倭舉行定例閣議，討論關於興亞院聯絡部官制及其職員等案。

◇昨夜十時許，橫須賀軍港發生大火。

◇倭衆議院於本日之正式會議，通過國幣管理法案及其他六件。

三月八日

◇倭之定例參議會於本日午前在首相官邸舉行，討論當面各種問題。

◇倭本日衆議院之預算總會上，展開關於佔領海南島及敵發行公債情形等之質問。

三月九日

◇倭陸軍省發表，三月之陸軍定期異動。

◇倭衆議院本日通過四十六億日圓之臨時軍事費預算及國防追加預算。

◇倭衆議院以議員中野正剛不出席國會（其黨以中野稱選區之故），將予以告誡一次，如再不聽，則褫取消其議員資格。

三月十日

◇倭外務省河合情報部長對於英國此次之貸款我國，大肆攻擊。

◇倭衆議院於本日之豫算總會上熱烈討論英國對華貸款問題。

◇倭貴族院於本日之預算總會上，對於庫頁島煤油問題，有所討論。

◇本日下午十二時半，倭政府舉行臨時閣議，對維護倭蘇漁業權益問題，據聞決定採取強硬方針。

◇倭大藏省發表，三月上旬，倭之對外貿易，計輸出爲八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日圓，輸入爲九千五百零七萬七千日圓，入超爲一千二百七十九萬二千日圓。

三月十一日

◇倭寇對於侵華戰爭之論功行賞，現經倭皇裁可後，本日由賞勳局及陸海兩省發表，計功賞之總

人數爲三千六百三十五名，內陸軍三千三百三十五名，海軍二百六十一名；功賞時間，陸軍是自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至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海軍是自十二年八月九日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

◇本月之後衆議院預算總會，討論防共協定，對英美外交及樹立偽中央政權之時期等問題。

◇後「興亞院」之華北聯絡部於本日在平成立，第一任部長喜多誠一中將已至平開始辦公。

三月十二日

◇本日拂曉，蘇俄國境上，蘇倭兵又起衝突。

三月十三日

◇倭貴族院之全體會議，本日午前開會，通過明年度之臨時軍事追加預算。

◇本日倭開定例之五相會議，討論當前倭蘇邊業等問題。

三月十四日

◇倭衆議院本日通過九億一千五十四萬日圓之國防關係預算案，並決定即日送貴族院審議。

◇倭海軍省將向議會請求撥款一千零九萬日元，設立東京長春間及台北廣州間二航空線。

◇倭政府發表，設置生產業力擴充委員會，會長任命實木企劃院總裁，委員四十一名亦已任命。

◇倭發表，昨日之衆議院會議，決定以七百九十萬噸爲目標之造船案（至昭和十七年止），今後

每年以七十萬噸爲限。

◇英美法三國駐倭大使於昨日午後分別代表其本國政府對於平偽實行外匯管理問題向倭政府提出書面抗議。

三月十五日

◇倭外務省情報部長本日發表聲明，謂倭蘇漁業條約改訂之交涉，前後凡經十六次，費時四十餘小時，但蘇聯強硬如故，且於本日實行漁區之擴充矣。

◇倭政府本日之臨時閣議，決定向衆議院提出已獲認可之一億九千九百餘萬日元特別會計追加預算案。

三月十六日

◇敵國各漁業合作社聯合要求政府對蘇採取強硬態度。

◇倭參謀總長閑院宮與陸相板垣於本日先後晉謁倭皇，謂各「露」其所管事項。

◇敵會平沼本日本在衆議院答覆明年度預算編成方針之質問時，聲稱侵華戰爭非短期間所能收束，前途困難重重。

◇倭政府本日開臨時閣議，決定下週實施總動員法第十一條，並討論繼續發動之第十九條問題。

三月十七日

◇本日倭貴族院預算總會通過九億一千萬日元之新國防計劃預算案。

◇倭政府發表，十五日蘇聯竟在日本未參加之下於海參崴實行拍賣漁區，並定於兩星期內再舉行第二次拍賣。

◇本日午後，倭閣五相會議，討論蘇聯拍賣漁區問題。

◇倭外務省情報部發表，謂庫頁島方面屢有蘇聯飛機之「不法越境」事件，而昨日上午又有蘇聯軍用機一架越境，倭政府已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

三月十八日

◇倭政府今日公布，實行總動員法第十九條，而第三十一條亦連帶實行。

◇倭外務省本日令駐蘇東鄉大使對蘇聯十五日於海參崴拍賣漁區事提出嚴重抗議並指示今後交涉之重要方針。

◇倭陸相板垣本日於衆議院預算分科聯合會上，報告以麻醉我戰區民衆爲目的的宣撫班情形，統計該班人數，在華北者爲一千二百，在華中者爲八百，均附屬於特務機關。

◇倭寇與法國間擬定暫行協約。

三月十九日

◇倭貴族院於本日午前開會，通過國境管理法案六件，並審議米穀統制法與民族優生保護法等案件

◇關於海南島之經濟侵略部份，倭已決定由台灣銀行担任。

◇倭寇擬在下之僑華聯合會東京總會，於昨夜受倭命，開會決定，組織所謂「宣撫班」，派歸故國，替倭活動。

三月二十日

◇倭大藏省發表，三月中旬，倭之對外貿易，計輸出爲九千二百五十九萬三千日元，輸入爲九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日元，入超爲三十二萬四千日元。

◇倭大藏省發表，自本年一月至本日爲止之對外貿易累計，輸出爲五億八千一百七十一萬二千日元，輸入爲六億六千三百六十七萬二千日元，入超爲八千一百九十六萬日元，而去年同期之入超爲六千五百五十五萬九千日元。

◇倭衆議院本日通過十四年度歲出歲入追加案第二號與「華中振興公司」法改正法律案等多件。

三月二十一日

◇倭當局對於武漢作戰樹立「戰功」之官兵，本日各頒發一紙獎狀，以示鼓勵。

◇滬英商會對華北僑商時政府所施行之新通貨政策，向倭提出嚴重抗議。

◇倭政府設廠，十九日下午突有匪聯兵一小隊於該廠一帶「非法越境」，當被日軍將其擊退。

◇倭外相有田本日電德外長里賓特羅甫，祝德僑團成功。

三月二十二日

◇倭樞密院於本日舉行定例會議，倭皇與近衛總長以下各顧問官全體出席，通過倭與義大利所締結之文化協定。

◇本日倭衆議院滿場一致通過臨時增稅案。

◇倭宮內省發表，倭皇爲獎勵國民實行節約汽油計，決定改乘木炭汽車。

◇倭外相有田於本日衆議院之宗教團體法案委員會上，謂倭政府對於回教問題非常重視與關心，因世界回教徒之大多數均爲反對共產主義者之故。

◇北洋漁業權擁護聯盟之代表五十名，本日抵倭京，開始活動，目的在喚起各方便政府採取強硬態度。

三月二十三日

◇倭貴族院本日通過合灣米穀輸出管理法與軍馬資源保護法等案件。

◇倭議文化協會於本日正式簽名成立，倭外務省將其全文發表。

◇倭發表，松岡磯鐵總裁已於本月二十日向政府提出辭呈，其後任將由大村宅一副總裁昇格。

◇倭政府決定於本月二十五日，對第三國船舶，開放青島之大港，倭駐青島總領事加藤，本日對

此發表「擁護第三國權益」之欺騙聲明。

三月二十四日

○倭外務省澤田次官，本日午前向駐倭蘇聯代理大使表示，蘇聯當局在第十八次共產黨大會席上，曾作攻擊與侮辱日本之言論，實爲遺憾，希蘇聯當局反省。

○倭傳蘇倭與蘇「滿」邊境，情勢緊張，蘇聯對遠東兵力現增至四十萬，飛機一千八百架，裝甲車一千七百輛，坦克車一千五百輛。

○倭與亞院聯絡部定於四月十日十一日兩日間，在東京召開各地聯絡部長之初次會議，討論此種侵華之各種方案。

○倭衆議院本日通過刑事訴訟法中改正法案，郵便年金法中改正法案，以及確立水產時局調查之提案等案件。

○倭前任駐法大使杉村謙太郎，於本日逝世。

○倭實業部於本日通過第二號追加預算後，昭和十四年度之預算遂完全成立，其內容如次（單位：千日元）

(一) 一般會計

三，六九四，六六六

(二) 第一號追加預算（陸軍兩軍新國庫計畫預算）

九一〇，五四三

(三) 第二號追加預算(文事各省預算)

一九九, 三三二

(四) 臨時軍事預算

四, 六〇五, 〇〇〇

總計

九, 四〇九, 五四一

◇ 敵七十四國議會於本日閉幕。

◇ 昨夜十一時許，上海虹口黃浦路日本郵船倉庫起火，後更波及到敵之總領事館警察署，至今晨三時，該署完全燒燬，領事館正房之一部亦被焚燬。

敵情研究

59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一日

375028

(123)

2

8122

1/2
126